



說部目錄

弓第四十九

四朝聞見錄

葉紹翁

三朝聖政錄

石介進

會昌解頤錄

包滑

洛中紀異錄

秦再思

廣州市舶錄

趙思協

鐵圍山叢談

蔡條

相學齋雜鈔

鮮于樞



金鑿密記

韓渥

常侍言旨

柳珪

朝野遺記

張鷟

朝野僉言

張鷟

大中遺事

令狐澄

西朝寶訓

涑水紀聞

司馬光

蜀道征討比事

袁仲儒

大事記

呂祖謙

三朝野史

吳萊

四朝聞見錄

宋

葉紹翁

賜燕滌爵

賜酒群臣無滌爵之文孝宗賜宴內臣朝相王淮涕
流於酒已則復縮涕入鼻時吳公琚兄弟亦預燕見
其飲酒輒有難色左右知其故後有詔自淮始

衣被

大臣見百官主賓皆用朝服時暑伏甚丞相淮體弱
不能服悶至絕上亟詔醫疾有間後有詔許百官易

四朝聞見錄
葉紹翁

四庫全書
衣自淮始

張目封廟

張目封廟號昭卽景祐中尚書六部郎張公夏也夏字伯起景祐中出爲兩浙轉運使杭州江岸率用新土潮水衝擊不過三歲輒壞夏乃作石堤一十二里以防江湖之害旣成州人感夏之功慶曆中廟於堤上嘉祐十年贈太常少卿正和二年八月封寧江侯改封安濟公併賜今額紹興十四年增靈感字紹興三十年增順濟字予以本末攷之初無神怪之事今臨安相傳以伯起治潮三年莫得其要領不勝阨憤盡抱所書牘自赴于江上訴于帝後于寓所夢繼是修江者方得其說堤成而潮亦退蓋真野人之語也江之所恃者堤安有伯起不知以石代薪土之便工未及成效匹夫溝瀆之爲此身不存而憑虛忽之夢以告來者萬一不用其夢患當如何是尚得生名之智歿謂之神乎沿江十二里要是上至六和塔下至東青門正昭侯所築今顧諉之錢王則尤繆矣

武林

四朝聞見錄
武林本曰虎林避帝諱改曰武林如云以玄虎爲玄武之類山自天目而來靈浚山頓伏至儀王墓若虎昂首領下石隱隱有斧鑿一痕故老相傳以爲太祖又以爲徽宗用望氣者之言鑿去虎須又謂高宗嘗占夢爲虎所驚因鑿焉未知孰是今行宮有小山曰武林道士作亭其上環以花竹蓋因一小丘草草爲之非武林也道士元易如剡間因改爲樓公齋宿丐詩以咏其亭詩中用事最爲精傳曰武林山出武林水靈浚山毋乃是此山亦復用此名細攷其來真有以也蓋靈隱之山卽武林之山冷泉之水也謂此山亦復用此名則行宮培塿之土非武林明矣老筆殊使人畏也末章乃謂鑿井建緇黃廬以厭王氣疑此山爲武林餘脉攷之當以前早爲正云

高宗六經

高宗御書六經嘗以賜國子及石本子諸州庠上親御翰墨稍倦卽命吳后憲主續焉至今皆莫能辨

萬年國清

孝宗喜占對宋之瑞面對上問以所居之瑞對曰臣

四庫全書
家在天問曰彼多名山勝槩孰爲之冠之瑞對
曰唯是萬年國清幽天孝宗喜遂陞兩制云三衢毛
澤民以薦者對面徽宗上問卿所居江郎山高可幾
許澤民姑大言曰五千丈上問以何以驗之毛對曰
臣目斜視景孝宗喜其捷

楊沂中引西湖

言者疏奏楊沂中擅灌西湖水入私第上徐曉言者
朕南渡之初虜人退而群盜起朕重困赤子遂用議
者羈縻之策刻印盡封群盜大者郡邑小者錢帛所
自有者惟浙數郡猶豫未決曾諸將平盡群盜朕已
發願除土地之外凡府庫金帛俱真不問沂中故有
餘力以給泉池若以諸將平盜之功雖盡以西湖賜
之曾不爲過沂中此事惟卿容之言者惶恐而退

憲聖不妒忌

憲聖初不以色幸自渡南以來以至爲天下母率多
遇魚貫以進卽以疾辭思陵念其勤勞之久每欲正
六官之位而屬以來太后遠在沙漠不敢舉行上嘗
語憲聖曰極知汝相同勞苦反與後者齒朕甚有媿

俟媼媼謂太后歸爾其選已憲聖再拜對曰大姐姐遠

處北方臣妾短于定省每遇天日清美侍上宴集方一思之吐裏淚下臣妾誠夢不到此上爲泣下數行愈以后爲賢暨太后旣旋鑾馭以向嘗與憲聖均爲徽宗左右徽宗遂以聖則高宗太后恐憲聖記其微時事故無援立意上得太后拜而有請曰德妃吳氏服藥之久外庭之議請其宜主中貴更合取自家姐姐教旨太后陽語上云這事由在爾而陰實不欲上遂批付外廷曰朕奉太后之命云德妃吳氏云可立爲后后遂開擁祐三朝之功云

寧皇

寧皇命二小黃門常背二小屏前導隨其所至卽面之屏書戒曰少飲酒怕吐少食生冷怕痛折二字爲屏以示之故每飲不過三爵宮中動欲呵衛黃衣至不避自以補葦浣舄細衣爲便左右至以語激上則應曰毋作聰明亂舊章蓋學士永嘉陳傳良嘗導上以此故終身不妄

四夫人

佞胄所幸妾同甘苦者爲三夫人號滿頭花新進者四夫人至通宮籍慈明常召入見賜坐以示殊寵四夫人者卽與慈明偶席慈明銜之迨韓爲鄭發所刺諸婢皆遣還其父母慈明特旨令京尹杖四夫人而遣之

三朝聖政錄

宋 石介進



太祖曰資蔭子弟但能在家彈琵琶弄絲竹豈能治民於是未許親民

太祖躬履節儉常服澣濯之衣寢殿設青布緣葦簾常出麻履布裳賜左右曰我舊所服也太祖平蜀閱孟昶宮中物有寶裝溺器遽命碎之曰以此奉身不死何待

太祖修大內旣成令洞關諸門無有壅蔽曰此如我

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

太祖問杜鎬曰西漢賜予悉用黃金近代乃為難得之貨何也對曰當是時佛事未興金價甚賤也

太祖曰大凡居職不可不勤朕每見殿前兵卒掃一片地汲一瓶水必記姓名

許王為中丞彈奏太宗勅之許王奏曰臣為天子兒今犯罪被中丞推鞠上曰朝廷之制孰敢違之朕有過臣下當亦糾摘汝為開封府君豈可不舉卒罰之云

真宗皇帝因元夕御樓觀燈見都人熙熙舉酒頌宰執曰祖宗創業艱難朕今獲覩太平與卿等同慶宰執稱賀皆飲醕獨李文靖沆終觴不懌明日王文正旦問其所以且曰上昨日宣勸惟甚公不肯少有將順何也文靖曰太平二字嘗恐諛佞之臣以之藉口于進今人主自用此誇耀臣下則忠鯁何由以進既謂太平則求祥瑞而封禪之說進若必為之則耗帑藏而輕民力萬而有一患生於意外則何以支吾沆老矣茲事必不親見叅政他日當之矣其後四方奏

祥瑞無虛日東封西祀講求典禮紛然不可遏王公
追思其言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求文靖畫像置於
書室中而日拜之予屢見前輩說此詢於兩家子孫
其言皆同

真宗問王文正曰祖宗時有秘讖云南人不可作宰
相此豈立賢無方之義乎文正對曰無方之義信如
陛下所言然要之唯賢然後可是時方大用王文穆
或以此爲言而不知此讖乃驗於近世而不在文穆
也

真宗召大理評事馮元說周易泰卦元敷衍卦體謂
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交泰猶君下接於臣臣上
承君然後君臣道通若天以高亢居上則地無由得
交於天天地不交何由得泰君以尊天自持臣無由
得接於君君臣不接何由得泰

會昌解頤錄

唐 包潛

史無畏

史無畏者曹州人也與張從真為友無畏止耕隴畝
 衣食窘困從真家富乃謂曰弟勤苦田園日夕區區
 奉假千緡貨易他日但歸吾本無畏忻然齋緡父子
 江淮射利不數歲已富從真繼遭焚燹及罹劫盜生
 計一空遂詣無畏曰今日之困不思弟千緡之報可
 相濟三二百乎無畏聞言輒為拒扞報曰若言有負

會昌解頤錄
 唐 包潛

但執券來從真恨怨填臆乃歸庭中焚香泣淚詛之
言詞慷慨聞者戰慄午後東西有片黑雲驟起須臾
淫雨雷電兼至霹靂一震無畏遽變爲牛朱書腹下
云負心人史無畏經旬而卒刺史圖其事而奉奏焉

改縣

唐玄宗幸溫泉見白鹿升天改會昌爲昭應縣

兩世夫妻

劉立者爲長葛尉其妻楊氏忽一日泣謂立曰我以
某日當死且以小女美美爲托曰他日美美成長望

君留之三二年其夕楊氏卒及罷官寓居長葛已十
年矣有縣令某者邀立往郭外看花令立先去舍趙
長官莊行二三里見一杏園中有婦女十數人立駐
馬觀之有一女年可十五六亦近敗垣中窺立至趙
長官宅入門主人移時方出曰適女子與親族看花
忽中暴疾所以不果奉迎坐未定有一青衣與趙耳
語趙起入內聞趙公嗟嘆之聲乃問立曰君某年爲
長葛尉婿楊氏乎曰然有女名美美僕名秋笋乎曰
然趙又歎息驚異旋有人喚秋笋入宅中見一女涕

泣謂曰美美安否對曰無恙也僕亦訝之徐問趙曰
某未省與君相識何故知其行止也趙乃以實告曰
女適看花忽若暴卒旣蘇自言前身乃公之妻也適
窺見公不覺悶絕立歔歔久之湏臾縣令亦至衆客
俱集趙白其事衆咸異之立曰某今年尚未高亦有
名官願與小娘子尋隔生之好衆共成之於是成婚
而美美長於母三歲矣

鄴華林苑有勾鼻桃子重三斤或二斤半亦有名梨
凡此衆果氣味甘美入口消汁人間有名果季龍作
蝦蟆車四箱廣一丈深一丈合土在中植之樹無不
生也

洛中紀異錄

宋 秦再思

唐高祖神堯皇帝將舉義師入長安忽夜夢身死墜於床下為群蛆所食及覺甚惡之乃詣智滿禪師而密語之滿即賀曰公得天下矣帝大驚謂滿曰何謂也滿曰其死是斃也墜於床是下也群蛆所食者是億兆之所趨附也臣不敢直指天子故曰陛下是至尊之象也甚喜又曰貧道為沙彌日常攻易今敢為公占之及卦成曰得乾飛龍在天又是帝王之徵也

洛中紀異錄
宋 秦再思

時太宗侍帝之側滿又曰公子大人及去又語帝曰此公子福德無量何憂天下乎帝與太宗俱大悅帝至霍邑又夢甲馬無數見滿帝問是何軍伍對曰是公身中神也若無此何以威制天下後數夜復作前夢帝覺召太宗言之復曰吾事濟矣太宗拜於前連呼萬歲者四帝復大悅其後果卽位乃復營其事賜額爲興儀寺以太原帝舊田宅業產並賜之永充常住今之寺內見有圓夢堂乃塑師與帝並在後李密歸因封邢國公後至桃林渡叛共遣兵征之至

陸渾乃斬于邢公山下先是公山之側有亂石縱橫之頗妨行李時人謂之邢公墓密果死於此

高祖崩太宗詔營獻陵在京兆府三原縣唐朱里及朱氏纂立卽唐朱之驗矣後莊宗中興乃知里者李也是再造之徵後主於宮中作珠簾乃勅京師市珠內外之家收索將盡計無可得者復於相國寺僧中收之尤有隱之者爲隣僧所告繫於狴中逐院而捕之老僧晝閉友人于寺中謂僧中齋閣者曰敕家正搜珠急孰敢入者至來年莊宗入汴盡滅朱氏復遠

近搜之寺僧曰今日是端的搜朱也

朱梁許州鄧度使溫韜於衙城濠內得一小龜金色
徧身綠毛石函而進之後王勅於苑內鑿池養之又
構屋洪敞號金龜堂至來年莊宗立因號大唐入汴
見之指爲左右曰金龜堂者是歸我也

蜀建王屬兔於天祐四年丁卯歲僭居帝位乃以兔
子上金床之識遂以金飾所坐復謂左右曰朕承唐
以金德王坐此床天下孰敢不賓者乎聞者皆嗤之
先是甲子歌至清泰三年丙申歲云數在五樓前又

云但看八九月胡虜亂中原後大軍於太原南五樓
村前大戰至九月晉祖勾契丹至於城下王師敗績
至十一月戎王遣蕃軍送晉祖洛陽卽胡虜亂中原
之應也廣順末京師訛言有人還魂見冥間要數萬
丫髻小兒繇是無問貴賤之家小兒有髻子者皆剃
之識者曰小兒元首者新君之兆也未幾世宗嗣位
卽元首也

先是周末忽有一人衣麤布衣裹青巾草履而入於
中書省政事堂內箕踞而坐群吏見之咸大驚叱之

何人也荅云官家教我來吏曰官家在甚處復荅曰在宗州尋白于諸相相曰此狂人爾不須奏恐累諸門守衛者事非細爾乃寢因卒逐之出外今上移鎮商丘少主禪位上開國爲大宋宗州官家是天命已兆之也

帝嚳有四妃一生帝摯一生帝堯一生殷之先一生周之先殷之後封於宋都商丘今上于前朝作鎮睢陽洎自開國乃號大宋先生皇考諱弘殷是始驗弘者大之端也殷者宋之本也是慶鍾於皇運今建都在於大火之下宋爲火正又國家承周火德王按天使心星是帝王實宋分野今高莘氏陵廟在宋城三十里卽天地陰陽人事際會亦自古罕有

孟昞末年忽命收官質庫家家大署庫前云奉勅限一月召主收贖未幾王師西征蜀平時人始悟召主收贖之義召者趙也贖者蜀也孟昞卽宋之臣也卽知天命皇家之平盪暴亂固有日矣

周先乙酉歲王師平蜀莊宗詔太原節度使孟知祥西入川鎮成都先是蜀人打毬或一棒便入湖子者

爲猛入音訛爲孟入得蔭一籌其後孟冬得兩蜀之地乃僭大號洎子景降乃知蔭一籌者果一子也

孟蜀於宮城府近側置一策勳府時景之子詰常居之景以歲末自書桃符云天降餘慶聖祚長春詰拜受致于寢門之左右及蜀平詔參政呂餘慶權知府事以內外曹署俱不便於公私至策勳府公曰此處甚便欣然下馬至寢門公或覩桃符字乃曰吾不得不至于此遂遷而居之乃知天降是國家之命呂公之蜀也聖作長春又是主上聖節之號則皇運未可

測也

絳州碧落觀有天尊名像光燄灼高丈餘上有文云神仙所篆莫之測也先君云唐龍翔中刺史李諶爲母氏天妃追薦所造也有先黃冠云李史君卽高宗大帝之子其文未刻之前忽有二道士謁李使君云聞君欲篆刻其文我二人卽天下之名篆也請爲史君成之乃於懷中出一軸末書陰符經殆非人功也史君尤異之復令殿內四面封閉不得令人窺視只我二人在中候三日卽畢矣史君從之但見三道士挈

二小囊入自其門餘無所覩至三日史君命開之只見白鶴一雙自門飛出及視文篆已畢余有一及字但只有一畫不成而去史君與道士衆悲喜益神之後李陽冰於此學篆凡十二年終不得妙捨之而去至今爲天下之絕矣

鐵圍山叢談

宋 蔡條

太祖皇帝應天順人肇有四海受禪行八年矣當乾德之五祀而五星聚奎明大異常奎下當曲阜之墟也時太宗適爲兗海節度使則是太宗再受命之祥此所以國家傳祚聖系皆自太宗應符旣同乎漢祖而卜年宜過於周曆矣

太宗始嗣立思有以帖服中外者一日輦下市肆有丐者不得乞因倚門大罵主人遜謝久不得解衆方

金匱山黃記
擁門聚觀中忽一人躍出以刀刺丐者死遺其刀而去會日已暮追捕莫獲翌日聞奏太宗大怒謂猶仍五季亂習乃敢中都白晝殺人卽嚴索捕期必得有罪久之迹其事乃主人不勝其憤而殺之耳獄具太宗
能用心若是雖然第爲朕更一覆毋枉焉且攜其刀來不數日尹再登對以獄詞并刀上太宗問審乎曰審矣於是顧旁小內侍取吾鞘來小內侍惟命卽奉刀內鞘中因拂袖而起入曰如此寧不妄殺人

政和初間治極之際地不愛寶所在奏芝草者動三二萬本蘄黃間至有一鋪二十五里遍野而出汝海諸郡縣山石皆變瑪瑙動千百塊而致諸輦下伊陽太和山崩奏至上與魯公皆有慙色及復上奏山崩者出水晶也以木匣貯之進匣可五十斤而多至數十百匣來上又長沙益陽縣山溪流出生金重十餘斤後又出一塊至重四十九斤他多稱是

冠禮肇於古國初草昧未能行因循至政和始講焉是時淵聖皇帝猶未入儲宮也初以皇長子而行冠

於是天子御文德殿百僚在位命官行三加禮是日
方樂作行事而日爲之重輪也先是諸王冠止於宮
中行世俗之禮謂之上頭而已繇是而後天子諸子
咸冠于外庭蓋自淵聖始

開寶初車駕親征僞漢引汾水灌太原城時盛夏藝
祖露臂跣足亦不裹頭手持刀坐黃蓋下督兵吏運
土築堤以堰汾河城上望見矢石雨全不避也水浸
城者餘數版而已又命水軍乘舟焚其譙門幾陷會
班師獲免其後虜有使於僞漢者見水退而城始大
圯乃笑曰南朝知壅水灌城之利且不知灌而決之
則無太原矣

南俗尚鬼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
南道旁有一大廟人謂其神甚靈武襄遽爲駐節而
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
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而也左右諫止儻不如
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揮手俵一擲則
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
顧左右取百釘來卽隨錢踈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

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伺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陰陽家流窮五行術數不得爲亡至一切聽之反棄人事斯失矣是以古人行道而委命不敢用億中以爲信也先魯公生慶曆之丁亥其月當壬寅日當壬辰時爲辛亥在昔幼時言命者或不多取之能道位極人臣則不過三數及逢時遇主君臣相魚水而後操術者人人爭談格局之高推富貴之繇徒足發賢

者之一笑耳大觀改元歲復丁亥東都順天門內有鄭氏者貨粉於市家頗贍給俗號鄭粉家偶以正月五日亥時生一子歲月日時適與魯公合於是其家大喜極意撫愛謂且必貴時人亦爲之傾聳長則恣其所欲爲鬪雞走犬一切不禁也始年十有八春末攜妓從浮浪人躍犬馬游金明自苑中歸上下悉大醉矣馬忽駭入波水中浸而死

昔江南李重光染帛多爲天水碧天水國姓也當是時藝祖方受命言天水碧者世謂逼迫之兆未幾王

師果下建業及政和末復爲天水碧時爭襲慕江南
風流吾獨惡之未幾犬戎寒盟豈亦逼迫之兆乎
龐丞相籍以使相判太原時司馬溫公適倅并州一
日被檄巡邊溫公因便宜命諸將築堡於窮鄙而不
以聞遂爲西羌敗我師破其堡殺一副將朝廷深訝
龐公擅興詰責不已龐公旣素重溫公之賢終弗自
言久之遂落使相以觀文殿學士罷歸龐公益默不
語溫公遂獲免嗚呼龐公其真可上接古人千載之
風矣

王舒公介甫熙寧末語叔父文正公曰天不生才且
李何孰可繼吾執國柄者乎乃舉手屈指曰獨兒子
也蓋獨元澤因下一指又曰次賢也又下一指卽又
曰賢兄如何謂魯公則又下一指沉吟者久之始曰
吉甫如何且作一人遂更下一指則曰無矣是時元
澤未病吉甫則已隙云

河中有姚氏十三世不析居矣遭逢累代旌表號義
門姚家也一旦大小死欲盡獨兄弟在方居憂而弟
婦又卒弟獨與小兒同室處焉度百許日其家人忽

聞弟室中夜若與婦人語笑者兄弗信也因自往聽之審一日勵其弟曰吾家雖驟衰且世號義門吾弟縱喪偶寧不少待方衰經未除而召外婦人入舍中耶懼辱吾門將柰何弟因泣涕而言不然也夜所與言者乃亡婦爾兄瞠愕詢其故則曰婦喪踰月卽夜叩門曰我念兒無乳至此因開門納之果亡婦遂徑登榻接取兒乳之弟甚懼自是數來相與語言大抵不異平時懼其恠而不敢駭兄也兄念家道死喪殆盡今手足獨有二人此是往亡吾弟爾且弟計不忍絕然吾必殺之因夜持大刀伏于門左其弟弗知也果有排門而入者兄盡力以刀刺之其人大呼而去旦視之則流血塗地兄弟因爭尋血蹤至於墓所則弟婦屍橫墓外傷而死矣會其婦家適至睹此而訟于官開墓則空棺耳官莫能治俄兄弟咸死獄中姚氏遂絕

任宗堯者字子高名家子仕至典樂後改服武弁終贈觀察使宗堯多藝能洞曉天官律呂蓋傳授於魏漢律先生宗堯始仕宦時卽喜功名大觀末從尙書

王寧中書舍人張邦昌使高麗爲上節至四明則放
洋而去不十日四明忽傳副使舶壞人爲痛之始宗
堯將登舟則寄所齎玩好琴書於相識故人家而邁
及是傳也其故人者嗟惻一旦有女奴忽暴病不省
遂爲宗堯音訴其故人曰某所以涉鯨波萬里本希
尺寸賞不謂遽持千金之軀而葬於魚腹故人念乎
某所寓三琴實平生愛賞甲可歸之我家乙亦奇古
當奉故人下者可與某凡所寓篋笥中百物歷歷分
區不遺毫髮其故人大駭爲奠哭久之女奴始甦翊
日則四明一郡皆傳謂使者舟壞信矣其後使人自
高麗歸上下一無恙故人者得見宗堯歡喜竊笑獨
異於常宗堯始疑而詢焉方道其事乃知爲黠鬼所
侮

雒陽太內興立自隋唐五代至聖朝藝祖嘗欲都之
開寶末幸焉而宮中多見恠且適霖雨徒雩祀謝見
上帝而歸是後至宣和又爲年百五十久虛曠蓋自
金鑾殿後雖白晝人不敢入入亦多有異蠶或大於
斗蛇率爲巨蟒日夜絲竹歌哭之聲不絕也宣和末

有監官吳本者武人恃氣不畏事夏月因納涼於殿
廡間至晡時後天尚未昏黑而從者堅請歸舍不聽
俄忽聞蹕聲自內而出卽有衛從繽紛執紅銷金籠
燭者數十對成行羅列中一人衣黃人如帝王狀胸
間尚帶鮮血擁從甚盛徐行由殿廡從本寓舍前過
本與其從者急趨入戶避之得詳瞰焉最後有一衛
士似怒本納涼故妨其行從也乃以手兩指按其臥
榻之四足遂穿磚而陷于地頃刻轉他殿而去遂忽
不見本大駭自是不敢宿止其中矣因圖畫所見徧

以示人雒陽士大夫多傳之曰此必唐昭宗也吾頃
嘗聞是事第流落不偶久而十忘七八矣

劉器之安世元祐臣也晚在睢陽以鏹二十萬鬻一
舊宅或謂此地素凶不可止器之不信始入卽有蛇
虺三四出屋室間呼僕廝屏去則率拱立謂有鬼神
不敢措手器之怒改命家人輩自納諸筐筐而棄諸
汴流翊日則蛇出益多再棄輒復又倍會不浹旬乃
至日得五七筐不已也器之不樂因自焚香於土神
祠前曰此舍某已用錢易之卽是某所居矣蛇安得

據以爲恠乎始猶覬神之有職而令俊革今數日恠益出是神之不職爾固當受罰雖願仍其舊貫不可得矣顧從者盡培土偶五六擲之河中召匠改塑由是恠不復作

王晉卿家舊寶徐處士碧檻蜀葵圖但二幅晉卿每歎闕其半也徽廟一旦訪得之乃從晉卿借半圖晉卿惟命但謂端邸愛而欲得其祕爾徽廟命匠者標軸成全圖招晉卿以觀因卷以贈一時盛傳人已悚異厥後禁中謂之就日圖者是已太上天縱雅尚已

著龍潛之時也及卽大位酷意訪求天下法書圖畫自崇寧始命宋喬年掌御前書畫喬年後罷去而繼以米芾輩至末年尙方所藏率舉千計實熙朝盛事也吾以宣和歲癸卯嘗得見其目若唐人用硬黃臨二王帖至三千八百餘幅顏魯公墨迹至八百餘幅歐虞褚薛及唐名臣李太白白樂天等書字不可勝會獨兩晉人則有數矣至二王破羗路神諸帖真奇絕蓋亦爲多焉又御府所祕古來丹青其最高遠者以曹不興玄女授黃帝兵符圖爲第一曹髦卞莊子

刺虎圖第二謝雉烈女完節圖第三自餘始數顧陸
僧繇而下不與者吳孫權時人曹髦乃高貴鄉公也
謝雉亦晉人烈女謂綠珠寶當時所筆又加顧長康
則古賢圖戴逵破琴圖黃龍負舟圖皆神絕不可一
二紀次則鄭法士展子虔有北齊後主幸晉陽宮圖
文書法從圖之屬大率奇特甚至唐人圖牒已不足
數然唐則度人經者乃褚河南書字而閻博陵繪其
相類多有此于今無復茲睹矣每令人短氣蓋時旣
好尚世因爲之貨賂亦爲時病此則良過矣

虞夏而降制器尙象後世由漢武帝汾陰得寶鼎因
更其年元而宣帝於扶風亦得鼎欵識曰王命元臣
官此物色及後和帝時竇憲勒燕然還南單于遺憲
仲山甫古鼎有銘而憲遂上之凡此數者咸見諸史
記所彰灼者殆魏晉六朝隋唐亦數數言獲古鼎器
梁 之遴好古愛奇在荆楚聚古器數十百種又獻
古器四種於東宮皆金錯字然在上者初不大以爲
事獨國朝來浸乃珍重始則有劉原父侍讀爲之倡
而成於歐陽文忠公又從而和之則若伯父君謨東

坡數公云爾初原父號博雅有盛名曩時出守長安
長安號多古簋敦鏡甗尊彝之屬因自著一書號先
秦古器記而文忠公喜集往古石刻遂又着書名集
古錄咸載原父所得古器銘款由是學士大夫雅多
好之此風遂一煽矣元豐後又有文士李公麟者出
公麟字伯時實善畫性希古則又取生平所得暨其
聞睹者作爲圖狀說其所以而名之曰考古圖傳流
至元符間太上皇卽位憲章古始眈然追唐虞之思
因大崇尚及大觀初乃倣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

古圖所藏者大小禮器則已五百有幾世旣知其所
以貴愛故有得一器其直爲金錢數十萬後動至百
萬不翅者於是天下塚墓破伐殆盡矣獨政和間爲
最盛尙方所貯至六千餘數百器遂盡見三代典禮
文章而讀先儒所講說殆有可哂者始端州上宋成
公之鐘而後得以作大晟及是又獲被諸制作於是
聖朝郊廟禮樂一旦遂復古跨越先代嘗有旨以所
藏列崇政殿暨兩廊召百官而宣示焉當是時天子
尙留心政治儲神穆清因從瑄闕密窺聽臣僚訪諸

左右知其爲誰樂其博識味其議論喜於人物而百官弗覺也時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漢闢物非殊特蓋亦不收及宣和後則咸蒙貯錄且累數至萬餘若岐陽宣王之石鼓西蜀文翁禮殿之繪像凡所知名罔間巨細遠近悉索入九禁而宣和殿又勅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傳古尙古等諸閣咸以貯古玉印璽諸鼎彝禮器法書圖畫盡在然世事則益爛漫上志衰矣非復前日之敦尙考驗者俄遇僭亂側間都邑方傾覆時所謂先王之制作古人之風烈悉入虜營夫以孔父子產之景行召公散季之文辭牛鼎象樽之規模龍甌鴈燈之典雅皆以食戎馬供熾烹腥鱗濕滅散落不存文武之道中國之耻莫甚乎此言之可爲於邑至於圖錄規模則班班尙在期流傳於不朽云作古器說

藝祖始受命久之陰計釋氏何神靈而患苦天下今我抑嘗之不然廢其教矣日且暮則微行出徐入大相國寺將昏黑俄至一小院戶旁望見一髡大醉吐穢于道左右方惡罵不可聞藝祖陰怒適從旁過忽

不覺爲醉髡攔胸腹抱定曰莫發惡心且夜矣懼有
人害汝汝宜歸內可亟去也藝祖默心動以手加頤
而禮焉髡乃舍之去藝祖還內密召忠謹小璫爾行
徃某所覘此髡在否且以其所吐物狀來及至則已
不見小璫獨爬取地上所吐狼籍至御前視之悉御
香也釋氏教因不廢

宣和歲己亥夏都邑大水幾冒入城隅高至五七丈
久之方得解時泗州僧伽大士忽見於大內明堂頂
雲龍之上凝立空中風飄飄然吹衣爲動旁侍惠岸

木叉皆在焉又有白衣巾裹跪於僧伽前者若受戒
諭狀莫識何人也萬衆咸睹迨夕而沒白衣者疑爲
龍神之徒爲僧伽所降伏之意爾上意甚不樂

宣和六年春正月甲子寔上元節故事天子御樓觀
燈則開封尹設次以彈壓於西觀下又于時從六宮
於其上以觀天府之斷決者簾幙重密下無由知是
日土偶獨在西觀上而宦者左右皆不從其下則萬
衆忽有一人躍出緇布衣若僧寺童行狀以手指簾
謂上曰汝是某邪有何神乃敢破壞吾教吾今語汝

報將至矣吾猶不畏汝汝豈能壞諸佛菩薩邪時上下聞此皆失措震恐捕于觀下上命中使傳呼天府亟治之且親臨其上則又曰吾豈逃汝乎吾故示汝以此使汝知無柰吾教何爾聽汝苦吾吾今不語矣於是箠掠亂下又加諸炮烙詢其誰何畧不一言亦無痛楚狀上益憤復召行天法羽士曰宋冲妙世號宋法師者亦神奇至視之則奏曰臣所治者邪鬼此人者臣所不能識也因又斷其足筋俄施刀鬻血肉狼籍上大不怡爲罷一日之歡至暮終不得爲何人付獄盡之嗚呼浮圖實有人

桂林有韓生嗜酒自云有道術人初不大聽重之也一日欲自桂過明同行者二人俱止桂林郊外僧寺而韓生亦來夜不睡自抱一籃持匏杓出就庭下衆共往視之則見以杓酌取月光作傾瀉入籃狀爭戲之曰子何爲乎韓生曰今夕月色難得我懼他夕風雨儻夜黑留此待緩急爾衆笑焉明日取視之則空籃弊杓如故衆益哂其妄及舟行至邵平共坐江亭上各命僕辦治殺膳多市酒期醉適會天大風俄日

金匱山書院
一四
暮風益亟燈燭不得張坐上墨黑不辨眉目矣衆大
悶一客忽念前夕事戲黝韓生曰子所貯月光今安
在寧可用乎韓生爲撫掌而對曰我幾忘之微子不
克發我意卽狼狽走從舟中取籃杓而一揮則白光
燎焉見於梁棟間如是連數十揮一坐遂盡如秋犬
晴夜月色瀲灩秋毫皆覩衆乃大呼痛飲達四鼓韓
生者又酌取而收之籃夜乃黑如故始知韓生果異
人也

奉宸庫者祖宗之珍藏也政和四年太上始自攬權
網不欲付諸臣下因踵藝祖故事檢察內諸司於是
乘輿御馬而遍歷內中諸司大駭懼經數日而止因
是併奉宸俱入內藏庫時於奉宸中得龍涎香二琉
璃缶玻璃母二大籠玻璃母者若今之鐵滓然塊大
小猶兒拳人莫知其力又歲久無籍且不知其所從
來或云柴世宗顯德間大食所貢又謂真廟朝物也
玻璃母諸璫以意用火煨而模寫之但能作珂子狀
青紅黃白隨其色而不克自必也香則多分錫大臣
近侍其模製甚大而外視不甚佳每以一豆大焚之

輒作異花氣芬郁滿座終日畧不歇於是太上大奇之命籍被賜者隨數多寡復收取以歸中禁因號曰古龍涎爲貴也諸大璫爭取一餅可直百緡金玉爲穴而以青絲貫之佩于頸時於衣領間摩挲以相示由此遂作佩香焉今佩香蓋因古龍涎始也

于闐國朝貢使每來必携其寶鎗以往反自國初迨今如是也我主客備見之寶一鐵鎗爾蓋其來道涉流沙踰三日程無薪水獨挈其水而行是鎗者投以水頃輒已百沸矣用是得不乏故寶之

金蠶毒始蜀中近及湖廣閩粵浸多有人或舍去則謂之嫁金蠶率以黃金釵器錦段置道左俾他人得焉鬱林守爲吾言嘗見福清縣有訟遭金蠶毒者縣官治求不得蹤或獻謀取兩刺蝟入捕必獲矣蓋金蠶畏蝟蝟入其家金蠶則不敢動雖匿榻下墻罅果爲兩蝟擒出之亦可駭也又嶠嶺多蜈蚣動長二三尺螫人求死不得然獨畏托胎蟲多延行井幹墻壁上蜈蚣雖大偶從下過托胎蟲必自落於地蜈蚣爲局縮不得行托胎蟲乃徐徐圍繞周匝蜈蚣愈益縮

然後登其首陷腦而食之以故人遭蜈蚣害必取托胎蟲涎輒生擣塗焉痛立止且金蠶甚毒若有鬼神蜈蚣若是之強且大也然蝟捕金蠶托胎制蜈蚣物理有不可致詰而不可知者如此

往時川蜀俗喜行毒而成都故事歲以天中重陽時開大慈寺多聚人物出百貨其間號名藥市者於是

有於牕隙間呼貨藥一聲人識其意亟投以千錢乃從牕隙間度藥一粒號解毒丸故一粒可救一人命

夫迹既叵測故時多疑出神仙政和間祐陵以仁經

惠天下嘗卽上清寶籙宮之前新作雨亭左曰仁濟給藥治疾苦右曰輔正主符水除邪鬼因遂詔海內凡藥之治病彰彰有聲者悉索其方書上之於是成都守臣監司奉命相與窮其狀乃始得售解毒丹家蓋世世懼行毒者讐害故匿其迹非有所謂神仙也既據方修治得其全卽并藥奏御事下殿中省上曰朕自弛天子所服御以濟元元毋煩有司也由是殿中省群醫師驗其方則王氏博濟方中之保靈丹方爾當是時尤子行適領殿中監事故獨得其詳吾落

南來用是藥嘗救兩人食葫蔓草毒得不死蓋不可
不書

花蕊夫人蜀王建妾也後號小徐妃者大徐妃生王
衍而小徐妃其女弟在王衍時二徐坐遊焚汚亂亡
其國莊宗平蜀後二徐隨王衍歸中國半塗遭害焉
及孟氏再有蜀傳至昶則又有一花蕊夫人作宮詞
者是也國朝降下西蜀而花蕊夫人又隨昶歸中國
昶至且十日則召花蕊夫人入宮中而昶遂死昌陵
後亦惑之嘗以毒屢爲患不能遂太宗在晉邸時數

諫昌陵而未克去一日從上獵苑中花蕊夫人在側
晉邸方調弓矢引滿擬走獸忽回射花蕊夫人一箭
而死始所傳多僞不知蜀有兩花蕊夫人皆亡國且
殺其身

江湖間小龍號靈異見諸傳說甚悉崇寧中淮水暴
漲而汴口檣舟不能進一日昧爽小龍者出運綱之
舟尾有施工之婦不識也謂是蜥蜴撥置之則又緣
柁而上婦怒舉火柴擊其首隨擊霹靂大震一聲汴
口官私舟船七百隻皆自相撞擊俱碎死數十百人

朝廷聞而不樂第命官爲賑卹焉會發運使上計而小龍者又復出大漕甚窘懼乃焚香祝之願與王諧上計入覲天子可乎龍卽作喜悅狀因舉身入香匳中不動大漕遂携至都輦先以示魯公得奏聞上遣使索入內爲具酒核以祝之龍輒躍出匳中兩爪據金盃飲幾醕於是天子異之取大琉璃合貯龍爲親加封識焉降付都城汴水之都門外小龍祠中一夕封識宛如故視缶中龍則已變化去矣上喜加封四字仍大敝其祠宇至大觀末魯公謫東南舟行始抵

汴口而小龍又出迂魯公然小龍所隸南北當江湖間素不至二浙也政和壬辰魯公在錢塘居鳳山之下私第以正月七日小龍忽出佛堂中於是家人大小咸歎異疑必有故明日而召命至復加六字王及靖康之初家破魯公貶嶺外吾從行至江陵將遵陸出鼎澧間公畏暑因改舟行下江陵憇渚宮之沙頭一倉官廨舍纜弛檐則龍復出見魯公爲之涕下且感念龍神乃不忘恩舊如此吾戲公曰固知小龍之必來爾公諤詢其故吾曰此亦出公之門也苟每加

鐵園山書
意於是無世情者則今日必來使此龍一出世間有
世情當又不來是烏足辱人懷抱耶公乃收淚而笑
巖右俗淳物賤始吾以靖康丙午來博白時虎未始
傷人獨村落間竊羊豕或婦人小兒呼噪逐之必委
置而走有客嘗過墟井繫馬民舍籬下虎來瞰離客
懼民曰此何足畏從籬旁一叱而虎已去村人視猶
犬然十年之後流寓者日衆風聲日變百物湧貴而
虎浸傷人今則嚼人與內地弗殊風俗澆厚亦及禽
獸耶先王中孚之道信及豚魚知必不誣

博白有遠村號錄舍皆高山大水人跡罕及斗米一
二錢蓋山險不可出有小江號龍潛魚大者動長六
七尺癡不識人村民自誇我山多鳳凰吾且謂妄從
而詰之則曰其大如鵝五色有冠率居大木之顛冗
木而巢焉遇天氣清明必出出必雙飛所過則諸鳥
歛翼俛首而伏不敢鳴皆久之吾歎曰此真鳳凰也
古人謂南方川山產鳳爲信

相學齋雜鈔

元 鮮于樞



定齋先生李獻卿字鈔止河中人

陳司諫規字正叔稷山人明昌五年進士博學能詩
文亦有律度南渡以後諫官稱許獨陳規正叔不許
以直自名仕至右司諫卒子良臣今在燕中

吏部高先生呼字雄飛岢嵐人歷彰德總管召為翰
林學士至元五年立御史臺拜侍御史臺吏部尚書
卒

淄川先生楊弘道字叔能自號素菴默翁博學無所不知而不爲科舉計嘗以蔭仕于金遭亂南歸爲唐州司戶北還終于鄉里有小亭集十卷言補一卷行于世

叅政楊公諱果字正卿號西菴中山人金末王鶚榜登科歷偃師蒲城等縣辟陝州行臺郎中北渡後移居洛陽紫陽爲稅課所官辟經歷官叅河南經略司事中統改元召爲叅知政事告老除懷孟總管以榮其歸致仕後卒葬于鄉里

轉運田特修字彥實易縣人大定十九年進士仕至秦原轉運使喜作詩爲周德卿李之純所賞彥實所居里名半十行第五以五月五日生小字五兒二十五歲鄉府省御四試皆中第五年五十五八月十五日卒造物之戲人如此

太常卿石抹世勣字晉卿承安中進士終于禮部尚書子嵩字企隆掌翰林文字父子皆死蔡州之難

戶部張德直字伯直平陽人叔祖邦彥字彥才登科以當塗令政仕有松堂集父廸祿字仲英明昌初進

士歷岐山上黨二縣令卒於省掾德直貞佑三年進
士釋褐新平簿藍田令移沔池通詐各補省掾省選
授巡院使終于同知武勝軍節度使事子誠今居永
寧

寧分字分夫彭城人正大元年經義第一人歷鞏穀
孰三縣令幼有武聲爲人尤蘊藉

敏舉字彥舉陝人性嗜酒工詩客京師十餘年竟流
落以死同時有鄭雲表者慕彥舉之爲人作詩挽之
云形如槁木因詩苦眉鎖蒼山得酒開人以爲寫真

云

道士申志貞字正之太原人嘗爲道教提點住京師
長春宮時舊傳道士十七人坐與釋教持論不勝落
髮爲僧者志真其一也後終於鄉里

寂通老人陳時可字秀玉燕人今翰林學士仕國朝
爲燕京路課稅所官

紫羅凡凡道人楊鴻字飛卿一名雲鵬少梁人北度
後終于東平有洞然集行世

虎岩先生趙著燕人終於編修官

南湖散人曹居一字通甫又號聽翁太原人金末登
進士第仕國朝行臺員外郎

新軒先生張伯道字聖俞仕國朝爲京兆尹

紫陽先生楊英字煥然後進稱爲關西先生少年時
自悟以前身爲紫陽宮道士因以自號國朝爲河南
府課稅所官有友山集行于世

王盤字文炳初名采齡字肅客永年人舉徵君麻九
疇金末以易縣登科北渡後爲東平學官一時名士
皆出其門中統初召爲真定宣撫使入拜翰林學士

承旨年八十餘致仕歸東平時京師有以木菴陪飯
竇太師陪鍼王狀元陪口作三陪國徵詩于當代名
公者先生自題云寺主善爲無米粥病人要喫沒錢
鍼皇都詩老多才思收拾酸寒入笑林

庸齋先生薛玄字微之華陰人仕至河南提學有易
解行于世也

金鑾密記

唐 韓渥

昭宗召渥入院試文五篇萬邦咸寧賦禹拜昌言賦
 武臣授東川節度制答佛詹國進貢書批三功臣讓
 圖形表繳狀云臣才不邁羣器非拔俗待價既殊于
 櫝玉窮經有愧于籬金遭遇清時涵濡睿澤峩冠振
 珮已塵象闕之班舐筆和鉛更入金門之召擊鉢謝
 健纂組非工撫已循涯以榮為懼

昭宗在鳳翔宴侍臣捕池魚為饌李茂貞曰本畜此

明張氏
 韓渥

金鑑密記
魚以候車駕又以巨杯勸帝酒帝不欲飲茂貞杯叩
帝頤頷坐皆憤其無禮

汴人列十餘棚攻岐城掘蝟蜒濠時城中大窘燒人
糞煮人肉而食李茂貞不肯與梁和昭宗諭曰在內
公主美人等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今已竭矣願速
與梁和

逆韋之變吏部尚書張嘉福河北道存撫使至懷州
武涉驛有勅所至處斬之尋有敕矜放使人馬上昏
睡遲行一驛比至已斬訖

周黔府都督謝祐兇險忍毒則天朝徙曹王于黔中
祐嚇云則天賜自盡祐親奉進止更無別勅王怖而
縊死後祐于平閣上臥婢妾十餘人同宿夜不覺刺
客截祐首去後曹王破家薄錄事得祐頭漆之題謝
祐字以爲穢氣方知王子令刺客殺之

則天后嘗夢一鸚鵡羽毛甚偉兩翅俱折以問宰臣
羣公默然內史狄仁傑曰鸚者陛下姓也兩翅折陛
下二子廬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兩翅全也武承
嗣武三思連項皆赤後契丹圍幽州檄朝廷曰還我

盧俊相王來則天乃憶狄公之言曰卿曾爲我占夢
今乃應矣朕欲立太子何者爲得仁傑曰陛下有賢
子外有賢姪取舍詳擇斷在聖衷則天曰我自有聖
子承嗣三思是何疥癬承嗣等懼掩耳而走卽降敕
追廬陵立爲太子克元師初募兵無有應者聞太子
行北邙山頭皆兵滿無容人處賊自退散

姚南仲滑州苦於監軍使薛盈珍遣部將曹洽奏論
盈珍盈珍亦遣小使偕行洽自度不得盡言於上至
滋水驛夜半先殺小使乃自殺緘遺表於囊中以冀

也

常侍言旨

唐 柳埏

常侍言旨

玄宗爲太上皇時在興慶官屬久雨初晴幸勤政樓樓下市人及往來者愈喜曰今日再得見我太平天子傳呼萬歲聲動天地時肅宗不豫李輔國誣奏云此皆九仙媛高力士陳玄禮之異謀也下矯詔遷太上皇於西內絕其扈從部伍不過老弱二三十人及中道攢刃輝日輔國統之太上皇驚欲墜馬數四左右扶持得免高力士躍馬前進厲聲曰五十年太平

天子李輔國舊爲家臣不宜無禮李輔國下馬失其轡又宣太上皇語曰將士各得好在否於是輔國令兵士咸韜刃鞘中高聲云太上皇萬福一時拜舞力士又曰李輔國攏馬輔國遂攏馬着靴行與將士等護侍太上皇平安到西內輔國領衆旣退太上皇泣持力士手曰微將軍阿瞞已爲兵死鬼矣九仙媛力士玄禮皆嗚咽流涕翌日竟爲輔國所搆流九仙媛於嶺南安置力士玄禮長流遠惡處此事本在朱崖大尉所續程史第十六條內蓋以避時事所以不書也

楊貴妃生於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勝蜀者故每歲飛馳以進然方暑而熟經宿則敗後人皆不知之也

安祿山恩寵寢深上前應對雜以諧謔而貴妃常在坐詔令楊氏三夫人約爲兄弟由是祿山心動及聞馬嵬之死數日歎惋雖林甫養育之而國忠激怒之然其他腸有所自也

玄宗至蜀每思張曲江則泣下遣使韶州祭之兼賚

常侍言首
貨幣以恤其家其誥辭刻於白石山屋壁間

玄宗開元二十四年時在東都因宮中有怪明日召
宰相欲西幸裴稷山張曲江諫曰百姓場圃未畢請
待冬中是時李林甫初拜相竊知上意及班旅退佯
爲蹇步上問何故脚疾對曰臣非脚疾願獨奏事乃
言二京陛下東西宮也將欲駕幸焉用擇時假有妨
於刈獲則獨可蠲免沿路租稅臣請宣示有司即日
西幸上大說自此駕至長安不復東矣旬月耀卿九
齡俱罷而牛仙客進焉

肅宗五月五日抱小公主對山人李唐於便殿顧唐
曰念之勿怪唐曰太上皇亦應思見陛下肅宗涕泣
是時張氏已盛不由已矣

朝野遺記

宋張鷟

和議成顯仁后

徽宗后 韋氏

將還欽廟挽其輪而曰蹠之

第與吾南歸但得為太一宮主足矣他無望於九哥

也

高宗第九

后不能卻為之誓曰吾先歸苟不迎若有瞽

吾目乃升車既至則是間所見大異不久后失明募

醫療者莫能奏効有道士應募中貴導之入宮金鉞

一撥左翳脫然而復明后大喜曰吾日久盲得師重

朗更煩終始其右報當不費道士笑曰后以一目視

宋張鷟

足矣以一日存誓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吾師聖人也知吾之隱設几而留謝之皆不答方啜茶遽索去后固詢其報德萬一者謾曰太后不相忘畧修靈泉縣朱仙觀足矣拂衣卽出時上方視朝也仗下入長樂大驚急跡訪之寂無所得後王剛中帥成都而得旨東朝圖朱仙像進入儼然當日道士也

逆亮南侵使人至欽宗所犯蹕七百餘人俱受害行都固未知也一日京師舊輦官二人間步景靈宮於是淵聖衣羽衣入門趨殿輦官駭甚從而迹之無見也一念所鍾神遊尚不忘故國耶

車駕在維揚魏公方居臺院妙應師館其家一日師自外謂公曰適見城中人有死氣者七八度不應如是之衆此必虜至之徵矣宜早勸上渡江爲要妙應相法極神張氏素信之入奏乞早移蹕然上意欲觀燈然後南巡也未幾粘罕遽至翠華亟行城中死者果無數

方伯彥潛善參安之際外傳北風極勁而汪黃傲然謂無事故上每不知虞比江都宮中方有所御幸而

張浚告變者遽至矍然驚惕遂病董腐故明受殂後
後宮皆不孕高廟中年不樂張忠獻者非獨以和戰
異議亦追歸來望思之怒耳
苗傅劉正彥之變植虛器于前星欲自恣凶狂耳春
宮未辨菽麥而魏公在建業乃受而殞之過矣唐睿
宗嘗帝數年又爲皇嗣者十餘載中宗復位以親王
就列德王裕爲劉季述等迫立昭宗反正復歸東宮
皆諒其非出于已也今明受之殞在鐵塔下父老尚
能言蓋當時併乳媪掩之云

航海之役及水濱而衛士懷家流言呂相願浩以大
義諭解且休以利曰先及舟者遷五秩署名而以堂
印志之其不遜倡率者呂皆側用印記事定悉別而
誅賞之

乘輿初涉鎮江羽衛介冑間止一黃扇存耳欲發羽
檄下四符不可得朱髥又非立談成者勿遽
中取祖廷彤几折而代匱焉

莊文旣薨孝廟白德壽扶立光宗未宣鎖之夕德壽
故召魏王宴宿宮中泊次日歸邸則儲冊已行而魏

邸出麻之宣城矣復見高廟亦有愠言曰翁翁留愷
却使三哥越次做太子帝語索謾戲撫之云兒謂官
家好做做時煩惱云

光廟聞貴妃無疾而殞哭泣無節初郊宿青城泪不
已祀故止而壽仁復至玉津行園亦犯玉女宓妃之
戒丙夜將臨星月尚皎方入大次服袞冕始搢大圭
裂風倏起劈歷一聲燎火御幙皆仆在位者辟易上
亦驚僵而雨電交擊衆皆暗中目救不暇莫能措手
稍霽則已曙亦不容卽禮矣聖體遂苦風眩神位玉
帛牲牢皆狼籍所執鎮圭殿中監已授扶侍御藥不
知所在一時策命宰臣望祀車駕亟歸療疾雖御樓
之類悉不能舉矣

重華聞上疾自臨大內撫視上噤不知人但張口嚙
言耳壽皇憂且怒呼李后而數之云宗廟社稷之重
汝不謹視上使之至此今將奈何一時忿極遽曰萬
一不復當族汝家旣將往東朝召留正責之曰汝以
爲相不強諫何事正曰臣非不言奈不聽何帝曰爾
自後須苦言之若有不入待朕留渠細語之其言止

是爾光宗既愈后泣謂曰嘗勸哥哥少飲不相聽近者不豫壽皇幾欲族妾家何負何辜既而聞留正所得聖諭謂若更過宮決被留不可還矣光宗已有怔忡之候此語既入故終乃畏父玉輦無近於龍樓云光廟逾年不朝東內壽皇怏怏一日登朝堂露臺聞委巷小兒爭鬪呼趙官家者壽皇曰朕呼之尚不至爾枉自叫悽然不樂自此浸不豫

紹熙在鶴禁有意受終而難發言也數擊鮮于慈福后詢近侍大臣屢排當位故旁側有奏曰意欲孃孃爲趣上爾后笑壽皇至東內從容間語官家也好早取樂放下與兒曹上曰臣久欲爾但見孩尚小未經歷故不能卽與之不爾則自快活多時矣後來儲邸度長樂必已及之矣備具狀爲壽者再后不得已語之曰吾亦嘗諭乃翁渠所見又爾光宗岸憤稟后曰臣已白髮尚以爲童則罪過翁翁后無語蓋謂高廟遜壽皇於盛年爾

光宗既退居每恨既往時成敗瞋目瞋罵或慟哭壽仁后輒奉觴以解陶之以是爲常雖宮門外事不欲

動其心然久亦覺知矣初郊祀成恭謝回鑾御樂聲
達于內光宗問其事曰市井爲樂耳帝怒曰爾欺
我至是尚爾邪揮之以肱后仆于闌自是遂得疾
壽仁后惑日者言已有厄於大內靜處築精室獨居
以道粧事佛病革遂終於此長御欲之椒殿取禮服
偶內人有怨后者持鑰不啓曰使余憑誰命禪此禱
翟旣不得周身則相與舉簣以歸於鳳儀及半途或
妄曰風王至則皆委之而走時泰安恍惚內中畏避
之故也及久知訛傳方再有至者則爲廊日所暴體

色黝然矣措之大寢宮人無計致鮑于地以蓮數十
金餅亂其芬洎事聞于外梓人進禪幾有小白之泚
後葬于赤山邢后之側不久雷震毀殯人共恠云
長炷所生母舊隸德壽爲樂部以久次出適于外矣
一日奏樂上以爲不諧中貴人奏近老舊者得旨嫁
出今皆新習未能串便欲使已嫁出者通籍復入庶
新故參教上可之自是悉還然后母在外孕身已數
月矣將及期宦者奏乞復外館憲聖后曰第令產仙
韶無害也遂誕后東朝禁中三日洗兒憲聖臨視戲

祝云使汝長福祿及吾左右皆失笑雖一時戲言後乃符驗云長炁自是亦養宮中既久新樂純習熟其所生與儔侶俱還民間后乃在楊才人位爲義女而以琵琶隸慈福宮其生在壬午至紹熙之季蓋已長矣今上以嘉邸踐祚于東朝爲重華承嫡主喪故久於彼一日朝長信偶酒後盥手后奉匱以前帝悅而灑之自爾得幸久而憲聖知之幾欲賜朴大璫王去爲力諫之曰嬖嬖尚以天下昇孫一婦人何足惜且是事不可使外人知也東朝雖少解然終不釋然謂

王且使楊氏寄汝家候駕回南內部舍而復之故后暫居去爲家而去爲之子瑜自是得幸及阜陵禮畢上歸舊東宮以便御視朝長炁復還長信上眷念殊厚然莫能得之韓后既上仙所幸宦官王德謙將詣于東朝憲聖語曰乃翁舊欲吾堂前一人尚不與之德謙頗黠則奏之臣非不識去就敢窺數嬖嬖嬖御今大內人物如楊美人者亦不乏臣所私見蓋以皇后近上昇後宮繼進無序苟得一人自陛下處賜與官家則衆人方帖伏甚於保愛上躬爲宗社大計非

輕憲聖稍解曰汝此言亦不爲無理德謙知有聞可乘又使中貴人儻和以爲孃孃尚未見玄孫而楊氏相命皆宜子浸潤鼓扇慈福遂以賜寧宗漸進爲婕妤好時韓侂胄用事知王瑜之舊也瑜遂不得入內時曹氏亦得幸於上韓復左右之故后尤自抑勵讀書飾已挾數以御同達者一時故有賢稱韓無自窺之今東宮遷入實餘杭宗室善下居其間而韓侂胄與善下厚故得導達也然同時入者亦一二人惟韓后獨喜今儲嘗因與內人馳逐總角皆鬢髻人欲爲梳櫛者悉不可必得媽媽方結蓋常時后自爲束髮故也由此韓后鍾情遂決爲嗣同入者復出後聞繼莊文者亦在當時選中此實天命也夫以雖因善下出入韓氏導達而致苟非其人者詎能致哉

韓成恭上仙後後宮爲上所眷者今長焮與婕妤曹氏耳時欲繼立椒塗二黨交進曹有姊妹通籍禁中皆爲女冠賜號虛無自然先生者左右街都道錄者皆厚於韓侂胄或謂亦與之媿韓侍禁中時多在曹位故鑄金之際意自輕重然曹罕術今長焮能挾數

以御之且上意專在楊韓密問之未能奪也先是禁
中有二內人懷春而病事且媾各設席以邀羊車欲
決此舉二閣皆同日今長炷故遜曹使朝飲而已飲
於夜曹不寤也逮盱酒甫一再行曹未及有請則楊
位已奏恭肅帝輩矣奏趣重疊上起泊至楊所則自
從容且遂留寢故能舐筆展幅以請奎章上卽書貴
妃楊氏可立爲皇后付外施行而長炷復進筆乞又
書其一付其兄次山逮曉雙出之中貴所廁者未至
省而次山已持御筆自白廟堂矣蓋后慮韓匿上批
事或中變故兩行之使不可遏耳

王黼雖爲相然事徽考極褻宮中使內人爲市黼爲
市令若東昏之戲一日上故責市令撻之取樂黼窘
故曰告堯舜免一次上笑曰吾非唐虞汝非稷契也
一日又與踰垣微行黼以肩承帝趾墻峻微有不相
接處上曰聳上來司馬光黼應曰伸下來神宗皇帝
君臣相謔乃爾

李太宰邦彥家起於銀工旣貴其母嘗語昔事諸孫
以爲耻母曰汝固有識乎宰相家出銀工則可羞銀

工家出宰相正爲嘉事何耻焉其見高于李守素多矣

文水縣西有山險可居保正石頰聚衆據之時抄虜游騎且斷其運道數夜犯其小寨粘罕怒遣重兵合攻之遂擒頰釘于車上將剮之已剮刃於股而色不變奇之好謂曰能降我以汝爲將頰怒目罵曰能死不降命姓石名石上釘橛更無移易也罕怒寸磔之罵不絕聲而歿

程敦厚子山東坡表兄士元之孫也秦檜善之爲中舍時一日呼至府第請入內閣坐候之終日一室蕭然獨案上有紫綾標一冊書聖人以日星爲紀賦未後有學生類貢進士秦暄呈文采艷麗子山兀坐靜觀反覆幾成誦雖酒殺問勞杳至及晚竟不出乃退子山叵測也後數日差知貢舉宣押入院始大悟卽以是命題此賦果精衆考官皆稱善洎揭曉乃孫果首選

秦檜妻王氏素陰險出其夫上方岳飛獄具一日檜獨居書室食柑玩皮以爪劃之若有思者王氏窺見

草聖遺言
笑曰老漢何一無決耶捉虎易放虎難也檜掣然當
心致片紙付入獄是日岳王薨于棘寺

孝廟追復岳飛官爵收召其子孫使給還元貲主者

具當時所得止九千緡物耳其斃于獄也實請具浴

拉脇而殂獄卒隗順負其屍出踰城至九曲叢祠中

故至今九曲五顯廟尚靈舊在大理寺墻下順葬之北山之

瀟身素有一玉環順亦殉之腰下樹雙橘于上識焉

及其死也謂其子曰異時朝廷求而不獲必懸官賞

汝告言曰棺上一鉛笏有棘寺勒字吾埋殯之符也

後果購其瘞不得以一班職為賞其子始上告官悉

如所言而尸色如生尚可更歛禮服也

朝野僉言

宋 張鷟

靖康元年丙午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兵至京城下粘罕於城南青城屯兵幹離不於城北劉家寺屯兵環城列柵分地為必拔之計

閏十一月初六日卯時有大星東南落流光數丈初七日不見斗二夜初八日夜遺火焚蔡京宅火光亘天鄰屋無所犯明旦士庶觀之咸謂國家召禍造端乃蔡為首宅焚無片木而不及鄰實本天意

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兵至京城下粘罕於城南青城屯兵幹離不於城北劉家寺屯兵環城列柵分地為必拔之計

二十六日早城南百姓相驚云向北金兵下城入五
嶽觀醴泉觀陳橋南薰封丘門皆有金人下城殺人
劫取財物城中百姓皆以布被蒙體而走士大夫以
綺羅錦繡易貧民衲襖布袴以藏婦女提攜童稚於
泥雪中走惶急棄河者無數自縊投井者萬餘哭聲
徹天軍民踰城出走者十餘萬人城外爲番兵殺死
者居半是夜上在小殿中抱太子內侍止三四人餘
皆遁道君自龍德宮徒行入大內與諸王妃主相聚
哭亦有遁於民間者

二十八日夜彗星見其長亘天二十九日日出赤如
血

十二月初一日帝出南薰門初三日見二酋初四日
還復入南薰門城中百姓父老捧香列拜呼萬歲而
泣涕者不知其數

靖康二年丁未正月初十日上出郊至十五日方見
二酋士庶每日望車駕還內時大雨雪十餘日不止
王宗浼自軍前傳詔云元帥留上打毬未得晴俟打
毬畢卽還內士庶聞之各請僧道作道場所晴又願

車駕早還大內自諸王宗室執政侍從寺監省部官吏在京百姓各貼黃榜自宣德門至南薰門羅列道場百姓忠義之士然頂煉臂跪於南薰門父老持香爐於雪中跪拜哭泣十餘日百姓每日御街上候駕時雨雪大凍餓歿者無數

二十九日軍前索教坊內侍等四十五人露臺妓女千人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等家歌舞及宮女數百人先是權貴歌舞及內人自上皇禪位後皆散去至是令開封府勒牙婆媒人追尋矣哭泣之聲偏於閭

巷聞者不勝其哀

二月初七日上皇與諸王后妃以下乘金銅車子出詣虜營內人宦官多相攜步從諸王三十二人駙馬四十七人百姓見之咸知將欲廢立驚憂戰慄心膽喪亂皆不樂生市井小人張目相視色若灰人心大擾畱守司恐軍民亂致金人縱兵乃出榜曰太上道君皇帝并妃嬪諸王詣軍前懇元帥乞車駕還內軍士宜各體國安業不得亂有驚疑見者咸知其虛

誕矣

大中遺事

宋 令狐澄

軒轅先生居羅浮山宣宗召入禁中能以桐竹葉滿
手按之悉成錢先生又能散髮箕踞用氣攻其髮一
一條直如植

唐宮中以診脉爲對脉

裴暉詩有太康字宣宗曰太康失邦何以此謂我宰
執奏晉平帝改元太康曰天子須博覽不然幾錯罪
暉由是耽味經史夜觀書不休宮中竊目上爲老博

士

新羅國記其國王族謂之第一骨餘貴族謂之第二骨擇貴人子弟之美者傳粉粧飾之名花郎國人皆爭事之

大中時工部尚書陳商立漢文帝廢喪議立春秋左傳學議以孔聖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爲魯文載述時政惜忠賢之泯滅恐善惡之失墜以日繫月修其職官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舉其春秋則明白而有實合之左

氏則叢雜而無徵杜元凱曾不思夫子所以爲經常以詩書周易等列丘明所以爲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取二義乖刺不侔之語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未周宛章有所未一文多不載又吳郡陸龜蒙亦引啖助趙匡爲證正與陳工部義同葆光子同寮王公貞範精於春秋有駁正元凱之謬條緒甚多人咸訝之獨鄙夫嘗以陳陸啖趙之論竊然之非苟合也唯義所在

大中末相國令狐綯罷相其子瀉應進士舉在父未

罷相前拔文解及第諫議大夫崔宣上疏述瀆弄父權勢傾天下以舉人文卷須十月前送納豈可父身尚居於樞務男私拔其解名于撓主司侮弄文法恐姦欺得路孤直杜門云云請下御史臺推勘疏畱中不出

大中四年進士馮涓登第榜中文譽最高是歲暹羅國起樓厚齎金帛奏請撰記時人榮之初官京兆府叅軍恩地卽杜相審權也杜有江西之拜制書未行先召長樂公密詔垂延辟之命欲以南昌牒奏任之

戒令勿泄長樂公拜謝辭出宅速鞭而歸於通衢遇友鄭賓見其喜形於色駐馬懇詰長樂遽以恩地之辟告之榮陽尋復自詣京兆門謁賀具言得於馮先輩也京兆嗟憤而鄙其淺露自制下開幕馮不預焉心緒憂疑莫知所以廉車發日自霸橋乘肩輿門生咸在長樂拜別京兆公長揖馮曰勉旃由是囂浮之譽徧於搢紳竟不通顯中間有涉交通中貴愈招清議官止祠部郎中眉州刺史仕蜀至御史大夫大中初盧攜舉進士風貌不揚語亦不正呼攜爲慧

平聲蓋短舌也帝氏昆弟皆輕侮之獨韋岫尚書加欽
謂其昆弟曰盧雖人物甚陋觀其文章有首尾斯人
也以是卜之他日必爲大用爾後盧果策名竟登廊
廟

大中初綿州魏城縣人王助舉進士有奇文蜀自李
白陳子昂後繼之者乃此人也嘗撰魏城縣道觀碑
詞華典贍于時薛逢牧綿州見而賞之以其邑子延
通因改名助字次安壯其文類王勃也自幼婦刊建
薛使君列衙於碑陰以光其文雖兵亂焚蕩而螭首
歸然好事者經過皆稅駕而覽之助後以瞽廢無聞
於世賴河東公振發增價而子孫榮之其子朴仕蜀
至翰林學士

西朝寶訓

闕名

真宗賦御溝栲詩令宰相兩省和進陳執中詩曰一
度春來一度新翠光長得照龍津君王自愛天然態
恨殺昭陽學舞人其詩最尤者

大中初京師嘗淫雨涉月將害棗盛分命禱告百無
一應宣宗一日在內殿顧左右執鑪降階踐泥焚香
仰視若自責者久之御眼沾濕感動左右旋踵而急
雨止翌日而凝陰開比秋而大有年

真宗賦御溝栲詩令宰相兩省和進陳執中詩曰一
度春來一度新翠光長得照龍津君王自愛天然態
恨殺昭陽學舞人其詩最尤者

會昌末年武宗忽改御名爲火下火及宣宗以光王
龍飛于古文光字實從炆焉噫先兆之明若是耶

真宗宴近臣語及莊子忽命呼秋水至則翠鬟綠衣
小女童也朗誦秋水一篇聞者竦異

真宗嘗一日召陳搏至闕下士大夫多謂相見須求
其言告之曰僂好之所無又戀得意之所無再往如
此而已

真宗嘗問近臣唐時酒價皆不能對丁晉公云一斗
三百上問何以知之對曰杜甫詩云速宜相就飲一
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上稱善久之信乎杜詩爲詩史
也

真宗在宋初時造一假山甚工置酒邀侍讀官僚姚
垣觀之日此用民力聚血山耳帝即刪去以其壁寫
儒行

涑水記聞

宋 司馬光

周恭帝幼冲軍政多決於韓通通愚悞太祖英武有
 度量多智畧屢立戰功由是將士皆愛服歸心焉及
 將北征京師民間諠言出軍之日當立黠檢為天子
 宗室或挈家逃匿於外州獨宮中不知之太祖聞之
 密以告家人曰外間詢詢如此將若之何太祖之姊
 或云即魏氏長公主面如鐵色方在厨引麪杖逐太
 祖擊之曰大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胸懷乃來家

間恐怖婦女何爲邪太祖默然而出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夫人王氏方設齋於定力院聞變王夫人惧杜太夫人曰吾兒平生奇異人皆言當極貴何憂也言笑自若太祖卽位是月契丹與漢兵皆退

太祖常見小黃門損畫殿壁者怒之曰監子可斬曰此乃天子廨舍耳汝豈得之邪

太祖嘗謂秦王侍講曰帝王之子當務讀經書知治亂之大體不必學作文章無所用也

太祖皇帝潛龍時雖屢以善兵著奇功而天性不好殺故受命之後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以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至彼慎勿殺人曹潘兵臨城久之不下乃草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赫然批還其奏曰朕寧不殺得江南不可輒殺人也逮批詔到而城已破契勘城破乃批奏狀之日也

太祖皇帝卽位後車駕初出過大溪橋飛矢中黃繖禁衛驚駭帝披其胸笑曰教射教射旣還內左右密

啓捕賊帝不聽久之亦無事

建隆間竹木務監官患所積財植長短不齊乞剪截俾齊整太祖批其狀曰汝手足指寧無長短乎胡不截之使齊長者任其自長短者任其自短御批宣和中予親戚猶有見者

國初宰執大臣有前朝與太祖俱北面事周仍多在已上一日卽位無所易置左右驅使皆委靡聽順無一人敢偃蹇者始聽政有司承舊例設宰相以下坐次卽叱去之

太祖性節儉寢殿設布緣葦簾常出麻屨布衫以示左右曰此吾故時所服也

蜀道征討比事

宋 袁伸儒

紹興三十二年正月初一日四川宣撫使吳玠遣中
 軍統制杜宴傳令于邵州防禦使向起利州兵馬鈴
 轉吳挺及保寧軍節度使姚仲其畧曰軍行並從隊
 伍勿亂次勿殿後勿踐稼勿毀民舍勿掠民財逢敵
 欲戰必成列為陣甲軍弓弩手並坐視敵兵距陣約
 一百五十步令神臂弓兵起立先用箭約射之前之
 所至可穿敵陣即前軍俱發或敵兵距陣約百步令

平射弓兵起立用箭約射如初然後全陣俱發或敵兵直犯拒馬令甲軍搶手密依拒馬枕槍擻刺忠義人亦如之違者並處斬如敵兵已敗許忠義乘其後追擊之必生獲女直及金人與其首級乃議賞否則闕其有以僞地兵領首僞爲女直金人首級冒賞者罪亦如之先是遣杜宴示陣式于諸將以步軍爲陣心爲左右翅翼馬軍爲左右肋拒爲環于左右助之內以衛步軍以一陣約計之主管陣敵統制一統領四主陣撥發各一正副將准備將部隊將則因其隊爲多寡陣兵二千二百六十有三步軍居陣之內者一千二百有七爲陣心者一千甲軍鎗手五百有二平射弓二百有二與拒馬首二百居陣外分兩翅副翼者五百六十有六左翼二百八十有三主陣將軍二平射弓二百一十有七神臂六十有四右翼亦如之馬軍外爲左肋二將官二訓練一管隊十隊兵乘騎二百四十八右肋亦如之雖其間有貼撥補陣增益之不同而大畧可類見矣

大事記

歲目

宋 呂祖謙

上章潛灘一

周敬王三十九年

魯哀公將十四年

齊簡公任四年

晉定公午三十一年

秦悼公十年

楚惠王章八年

宋景公頭曼三十六年

衛出公輒十八年

陳潛公越二十一年

蔡成侯朔十年

宋 呂祖謙

鄭聲公勝二十年

燕獻公十二年

吳王夫差十五年

闕逢困新

周敬王四十三年

魯哀公十八年

齊平公驚四年

晉定公三十五年

秦悼公十四年

楚惠王十二年

宋景公四十年

衛侯起元年

陳湣公二十五年

蔡成侯十四年

鄭聲公二十四年

燕獻公十六年

吳王十九年

上章涪灘二

周威烈王五年

魯元公嘉十年

齊宣王就匝三十五年

晉出公柳十七年

秦靈公四年

楚簡王仲十一年

宋昭公得四十八年

衛懷公疊五年

鄭繻公駱二年

燕湣公十三年

闕逢困新

周威烈王九年

魯元公十四年

齊宣公三十九年

晉烈公止三年

秦靈公八年

楚簡王十五年

宋昭公五十二年

衛懷公九年

鄭繻公六年

燕潛公十七年

上章涪灘三

周顯王八年

秦孝公元年

韓懿侯十二年

魏惠王罃十年

趙成侯種十四年

齊威王因齊十年

楚宣王良夫九年

燕文公元年

宋公剔成九年

魯共公奮十六年

衛成侯速元年

闕逢困新

周顯王十二年

秦孝公五年

韓昭侯二年

魏惠王前十四年

趙成侯十八年

齊威王二十二年

楚宣王十三年

燕文公五年

宋公剔成十三年

魯共公二十年

衛成侯五年

上章涪灘四

周赧王十四年

秦昭王穆六年

韓襄王食十年

魏襄王十七年

趙武靈王二十五年

齊閔王地十三年

楚懷王魏二十八年

燕昭王平十一年

宋君偃二十八年

魯平王旋十六年

衛嗣君二十四年

闕逢困新

周赧王十八年

秦昭王十年

韓襄王十五年

魏襄王二十一年

趙惠王何二年

齊閔王十六年

楚頃襄橫二年

燕昭王十五年

宋君偃三十二年

魯平公二十年

衛嗣君二十八年

上章涪灘五

秦始皇六年

韓桓惠王三年

魏景閔王增二年

趙悼襄王

齊王璉二十四年

楚考列王

燕王喜十四年

衛元君

闕逢困新

秦始皇十年

韓王安二年

魏景閔王六年

趙悼襄王八年

齊王建二十八年

楚幽王悍元年

燕王喜十八年

衛元君十五年

上章涖灘六

漢高后呂氏七年

闕逢困新

漢文帝前三年

上章涖灘七

漢武帝元狩二年

上章涖灘八

漢宣帝神爵二年

闕逢困新

漢元帝五鳳二年

上章涖灘九

漢哀帝元壽二年

闕逢困新

漢平帝元始四年

上章涖灘十

漢明帝永三年

闕逢困新

漢明帝永平七年

上章涖灘十一

漢安帝延光三年

上章涖灘十二

漢靈帝光和三年

上章涖灘十三

漢安樂思公延熙三年 吳大帝孫權赤烏二年

魏昭陵厲公曹芳正始元年

闕逢困新

漢安樂思公延熙七年 魏昭陵厲公正始五年

吳大帝赤烏七年

上章涖灘十四

晉惠帝永康元年

闕逢困新

晉惠王永興元年

漢光文帝劉淵元熙元年

蜀武帝李雄建興元年

上章涪灘十五

晉穆帝升平四年

秦宣昭帝符堅甘露二年

燕幽帝慕容暉建熙元年

魏昭成帝拓跋什翼二十三年

闕逢困新

晉哀帝興寧二年

秦宣昭帝甘露六年

燕幽帝建熙五年

魏昭成帝建國二十七年

上章涪灘十六

宋武帝劉裕永初元年

魏明元帝副大帝五年

西秦乞伏熾盤建熙二年

夏赫連勃勃真興二年

燕馮跋太平十二年

涼沮渠蒙遜玄始九年

闕逢困新

宋文帝義隆元嘉元年

魏大武帝肅始光元年

西秦乞伏熾盤建弘六年

夏赫連勃勃真興六年 燕馮跋太平十六年

涼沮渠蒙遜玄始十三年

上章湑灘十七

齊高帝蕭道成建元二年

魏孝文宏太和四年

闕逢困新

齊武永明二年

魏孝文帝太和八年

上章湑灘十八

梁武帝蕭衍大同六年

西魏文帝元寶炬大統六年

東魏孝靜帝元善見興和二年

闕逢困新

梁武帝大同十年

西魏文帝大同十年

東魏孝靜帝武定二年

上章湑灘十九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

闕逢困新

隋文帝仁壽四年

上章浚灘二十

唐高宗顯慶五年

闕逢困新

唐高宗麟德元年

上章浚灘二十一

唐玄宗開元八年

闕逢困新

唐玄宗開元十二年

上章浚灘二十二

唐德宗建中元年

闕逢困新

唐德宗興化元年

上章浚灘二十三

唐文宗開成五年

闕逢困新

唐武宗會昌四年

上章浚灘二十四

唐昭宗光化二年

闕逢困新

唐昭宗天祐元年

屠維協洽

周世宗顯德六年

南漢恩赦侯劉鋹大寶元年

蜀秦國公孟昶廣政二十二年

北漢劉承鈞天會三年

凡一千四百四十年

三朝野史

元 吳萊

史彌遠之立理宗而廢濟王或者謂其於夢寐之中

有所感而然也後村先生劉克莊以詩譏之云楊柳

春風丞相府梧桐夜雨濟王家人皆謂彌遠是佛位

中人乃父丞相浩與覺長老道契握手入堂與問之

日和尚好我好覺見堂與中簾幙綺羅榮華富祿粉

白黛綠環列左右乃應荅曰大丞相富貴好老僧何

好之有既而曰此念頭一差積年蒲團工夫俱廢未

免墮落一日浩坐廳上儼然見覺長揖突入堂內使人往寺中請相見人回報云覺長老坐化園寂于法堂上頃間浩堂裏弄璋浩默然自知後以覺字爲彌遠小名觀彌遠二十七年當國冊立理宗措天下於秦山之安運籌廊廟日食萬錢豈非佛位中人歟遠自恃冊立之功專權納賄天下變爲汚濁功則有之忠則未也賈似道不許配享理宗由此

潘丙潘壬太學生也就湖州冊立濟王爲帝事敗濟王遇鳩而殞丙壬各梟其首欲屠湖州一城人民驚遠夢中見李侯太尉求免遂追回大統制一城生靈均拜李侯更生之賜至今長興李侯廟人民敬祀以報其威靈也

李全擾淮時史彌遠在廟堂束手無策有訛傳全軍馬渡江過行在京師人民惶惶彌遠夜半忽披衣而起有愛寵林夫人者見其起可疑亦推枕而起相隨於後忽見彌遠欲投池中林夫人急扶住泣告曰相公且少耐區處數日後得趙葵捷書

裕齋先生馬光祖知高郵軍適值管軍官營前率衆

三朝野史
一
叛據城縱軍劫掠與同黨王安等飲宴有妓毛惜惜
不服趨侍全痛責之惜惜云妾雖賤妓不曾伏事反
臣全遂斬之秋崖先生方岳作義娼傳

馬光祖知京口判姦婦云世間若無婦人天下業風
方靜觀其尹京之日不畏貴戚豪強庭無留訟頗得
包孝肅公尹開封之規模福王府訴民不還房廊屋
錢光祖判云晴則鷄卵鳴卵雨則盆滿鉢滿福王若
要屋錢直待光祖任滿有士人踰墻偷入室女事覺
到官勸令當廳面試光祖出踰墻樓處子詩士人乘

筆云花柳平生債風流一段愁踰墻乘興下處子有
心樓謝砌應潛越安香計暗偷有情還愛欲無語強
嬌羞不負秦樓約安知漳獄囚玉顏麗如此何用讀
書求光祖判云多情愛還了半生花柳債好箇檀郎
室女爲妻也不妨傑才高作聊贈青蚨三百索燭影
搖紅配取媒人是馬公犯姦之士旣幸免決罪反因
此以得佳偶此光祖以禮待士也

金陵帥閻趙以夫過衢州訪祕書徐霖相見後覲面
大慟左右見者駭然不知所哭何事元來哭世道艱

三朝聖史
險小人在朝君子在野生民不見太平之治以夫與
霖俱懷婺緯之憂故也

理宗祀明堂徐清叟爲執綬官玉音問曰猫兒捕鼠
如何清叟急機荅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應對
雖捷然理宗本命屬鼠一時荅問不覺觸突天聽理
宗度量恢宏亦不之咎

宏齋先生包恢年八十有八爲樞密陪祀登拜效臺
精神康健一日買似道忽問曰包宏齋高壽步履不
艱必有衛養之術願聞其畧恢荅曰有一服九子藥
乃是不傳之祕方似道欣然欲授其方恢徐徐笑曰
恢喫五十年獨睡丸滿座皆哂

四月初八日謝太后壽崇節初九日度宗乾會節賈
似道命司封郎中黃蛻作致語中有一聯云聖母神
子萬壽無疆亦萬壽無疆昨日今朝一佛出世又一
佛出世滿朝縉紳皆喜之

至元丙子春淮西閩夏貴歸附大元宣授中書左丞
至元己卯薨有贈以詩云自古誰不死惜公遲四年
聞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人弔其墓云享年八

三五
十五何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

大兵渡江賈似道卽出檄書播告中外曰洪惟藝祖
肇造我邦至於高宗爰宅吳會以仁守國以德配天
未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可以質諸無疑證諸不悖
理宗四十一年忠厚之澤著于生民先帝十一載恭
儉之心何負天下不念元溫羣從尚受卵翼之恩李
陵一門初無毫髮之損國家厄運一至於此人心忠
義夫豈無之太皇后七表之聖躬今天子孤惇之冲
質在人情猶知恤鄉鄰之老幼豈臣子忍坐視君父

之陷危寧無邦國忠臣亦有江湖豪傑其合唱義之
旅載馳勤王之師如陶士行慷慨之征申張魏公忠
赤之志救日之弓救月之矢便直指於旌旗如礪之
山如帶之河尚永堅於盟誓檄到諸路咸使聞知
賈似道乃父涉開闢淮東爲國宣勞似道開帥兩淮
効父之故智闔才有餘相才不足自當軸以來收畜
古銅器法書名畫玉器珍寶金銀貨泉用譚玉辨驗
以元老之尊眉就與賤媼潘稱心褻狎貪財好色一
至於此敗壞宋國遺臭萬年

三朝聖身
宋興於後周顯德七年時恭帝八歲亡於德祐元年
少帝四歲諱顯顯德二字不期而合周以主幼而亡
宋亦以主幼而亡周有太后在上禪位於太祖宋亦
有太后在上歸附於大元宋太祖革命之時韓通不
伏而被誅陳宜中當國之日韓震無辜而被殺此造
物報應之理也

賈秋壑甲戌寒食嘗作一紀云寒食家家插柳枝畱
春春亦不多時人生有酒須當醉青冢兒孫幾箇悲
明年謫死

有越僧作錢塘懷古詩云天定終難恃武功不堪雙
淚濕東風百年南渡斜陽外十里西湖片雨中燕子
來時龍輦去楊花飛後鳳樓空倚筇曾向錢塘望山
掩江城霧氣籠

賈秋壑德祐乙亥八月生日建醮青詞云老臣無罪
何衆議之不容上帝好生奈死期之已迫適值垂弧
之旦預陳易箚之辭切念臣際遇三朝始終一節爲
國任怨但知存大體以杜私門遭時多艱安敢顧微
軀而忘末路屬醜虜會狼之犯順率驕兵悍將以徂

三朝聖史
征用命不前致成酷禍措躬無所惟有後圖衆口皆
詆其非百喙難明此謗四十年勞悴悔不爲畱侯之
保身三千里流離猶恐置霍光於赤族仰慙覆載俯
愧劬勞伏願皇天厚土之鑒臨理考度宗之昭格三
宮霽怒收瘴骨于江邊九廟闡靈掃妖氣於境外此
時已無廖王諸客矣豈似道所自爲邪讀之雖可怒
可笑可恨其文自好

丙子三宮赴北行省浮三學生一百人從行責齋僕
足其數時見幾者悉已竄州橋吳府子弟名棠孫僅
一入齋至是乃爲齋僕所指驅之北去出關後諸生
趨趨不行人箠以棍棒三下登舟餒甚得粥飲一桶
無匙箸乃於河邊拾蚌蛤之殼爭攫而食之飢寒困
苦道亡者多皆身膏草野後授諸路府教授僅餘十
七八人耳

文文山天祥劉中齋夢炎一般狀元宰相末後結果
不同流芳遺臭較然可見陳靜觀宜中客死暹羅雖
免作北臣而視從容就義者有間矣陳如心文龍舉
義就擒尤得其死方蛟峯逢辰德祐屢召不起持父

那終其身尚得爲全人也文山在獄中時北人有詩
云當今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王侯
齒日忠如蜀將斫頭時乾坤日月華夷界岡嶺風雲
草木知未必史臣書到此老夫和淚寫新詩中齋自
北歸過嚴陵就養於其子府判者何潛齋遺之詩曰
昆明灰劫化塵縉夢裏功名黍一炊鍾子不將南操
變度公空抱北臣悲歸來眼底湖山在老去心則浙
水知白髮門生憐未死青衫畱得裹遺尸
彭大雅知重慶大興城築僚屬諫小從彭曰不把錢

做錢看 不把人做人 看無不可築之理 既而城成僚
屬乃請立碑以紀之 大雅以爲不必 但立四大石于
四門之上 大書曰某年某月彭大雅築此城爲西蜀
根本 其後屬之流離者多 歸焉蜀亡城猶無恙 真西
蜀根本也

三朝聖典

下



